



传染病的精髓就在于相爱相杀，因为亲近，才会感染。“战疫”的同时也是在和亲人，和自己，和平时同生共死的医护同事共同角力。



韩国灾难电影《流感》(2013)。

应该相信什么？几乎每个人都在心情跌宕起伏中过完一天。就像韩国灾难电影《流感》(2013)总理在得知离首尔 15 公里的盆唐全区感染猪流感蹦出的那句话，“人类在危机面前绝对无法冷静，如果宣布了(疫情)，人们会骚乱，这比病毒本身更可怕”。

焦虑和恐慌才是最可怕的病，极具传染性。“历史表明，病毒通常会导致阴谋论、虚假信息和歧视现象的增加”。地域偏见、种族主义、排外思想都是以焦虑和恐惧为食，这次“武汉人”似乎成了众矢之的，躲之不及，殊不知，病毒本身并没有种族或民族特征。胡适的话：一个国家没有纪实的新闻而只有快意的谣言，没有公正的批评而只有恶意的谩骂和丑诋——这是一个民族的大耻辱。历史上每次疫情暴发，恐慌就像社会性疾病，传播速度更快、感染人群更快，其危害并不见得比生物性疫情弱。这也是我们不断呼吁心理干预和灾后心理治疗之所在。

没有人不怕死。《第七封印》(英格玛·伯格曼, 1957)

是对恐惧，对死亡恐惧本身的诠释和表达。如果你的眼中只有恐惧，那么恐惧会占有你，但是你在寻求对于恐惧的解答试图找到某些答案，那么才会克服不安，这是对欧洲曾经肆虐的“黑死病”的拷问，是片中英武的骑士和黑衣死神生死棋局的意义，也是大师伯格曼所要探讨的。

恐惧的对立面就是共情和同理心。西方的丧尸片、僵尸片往往偏攻击性，传染其次，比如《僵尸世界大战》(World War Z 2013)，注重视觉和声效，背后却是宗教元素以及原罪心理，就像《第七封印》。而东方大部分“疫情电影”只传染，少攻击，带给我们更多是爱的升华和人性光芒。

这次大出风头、号称成功“预言”到新冠肺炎的电视剧《急诊科医生》(2017)就是典型医者为尊的最佳代言人。在第 26 集一位男子因为胸痛、咳嗽等症状被诊断出“新型冠状病毒”，随着疫情加重，医院开始封锁急诊室，停止人员流动。而最终当然是医护人员战胜了病毒。同样“妙手仁心”是 2019 年香港 TVB 的《白色强人》。以香港医疗改革为宏大背景，却还是直击肺炎等传染急症，是“后 SARS 时代”的一种敬畏和提醒。

加缪在其《鼠疫》中写道，“由于鼠疫而受到囚禁的人们就这样在整整一周中不断地努力挣扎着。其中也有一些像朗贝尔之辈的人，显然还存在着幻想，自以为仍是自由的人，可以自行作出抉择。但事实上可以说，到了八月中旬，瘟神的黑影已笼罩住一切。个人的命运已不存在了，有的只是集体的遭遇，一边是鼠疫，一边是众人共同的感受”。在每一次席卷国家和地区的大灾疫面前，恐慌绝不是出路，只有集体的同情和共情才可能渡过难关。

爱在战疫时

这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很快就散布到全球 20 多个国家，在 WHO 宣布此疫情为“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”之时，我们比任何时候都真切感受到国际合作与医疗无国界，以及“人类命运共同体”的意义所在。我们当然不信什么“用爱发电”